

現代世界小說選



上海亞細亞書局出版

序

近幾年來大家似乎都知道中學生課外補充讀物的重要，很多書局都有散文選，小品文選以及小說選等之印行。自然，這選擇名家著作以爲中學生課外的參考，一方面可以節省學生的金錢，一方面也可以節省學生的時間。因爲現在一般青年能夠把學校費用籌出，已經是很不容易，要他再費許多的金錢來買參考書，在今日這個中國國民經濟破產的狀況之下，大多數的學生是決無此能力；而近幾年來國內出版物量的方面的增加，在忙於應付學校課程的學生，當然不能有許多的能力來遍讀國內外的作品。因此，編者費了很長的時間，編成了這本現代世界小說選，以供給有志文藝的青年的需求。

我們知道，文藝是沒有國界，沒有種族，沒有古今中外分別的東西。我們研究文學的人，不問他是英國的、法國的作品，不問他是古代的或現代的作品，祇問作品的好壞，以定去取。這本現代世界小說選編印，就是根據這個理由。

自歐洲文藝復興的現在，文藝的國都裏真充滿着無限寶藏，作品的產生有如雨後

春筍。尤其是自十九世紀中葉起。

但是，在這許許多多的作家之中，在這美不勝收的作品的裏面，我們的選擇感受了無限的困難。

第一是：選什麼人的？

第二是：選那一篇呢？

除了上面這兩個難題之外，還要顧慮到譯筆是否流暢，是否失却了原作品的價值。而且在中國的翻譯界尚在幼稚的時代，大多數作家的代表作品，都沒有介紹過來，使我們無法編入，真是恨事！

在這本書內所選的作家，如托爾斯泰、柴霍甫、屠格涅夫、安特列夫等，都是俄國有數的作家；如法朗士、左拉、都德、莫泊桑等，都是法國的代表作家；其餘如王爾德、史蒂文生、如伊格、如蘇特堡……等，都是世界聞名，都是世界文壇裏的健將。可是爲着篇幅的關係，有許多作家的作品沒有刊入，真不能不有「遺珠之恨！」

每一個作家，我們都替他或她做了一點傳略，使讀者知道一點關於作者的生平。

如果讀者想要知道文學的如何發展，和今後世界文學的趨勢；如果讀者想要知道世界文壇過去和現在的狀況，那末，我們介紹你一本亞細亞書局印行的世界文學史。

編者二〇，十，八。

目次

托爾斯泰： <u>風雪</u> 瞿秋白耿濟之同譯		一
安特列夫： <u>紅的笑</u> 梅川譯		四五
柴霍甫： <u>校長</u> 賴景深譯		一四二
柴霍甫： <u>接吻</u> 倫更譯		一五五
高爾基： <u>消極抵抗</u> 愈之譯		一八八
屠格涅夫： <u>唔唔</u> 愈之仲持同譯		二〇〇
莫泊桑： <u>一個瘋子</u> 李青崖譯		二四四
露 俄： <u>克洛特格歐</u> 劉半農譯		二五七
法朗士： <u>二年花月的故事</u> 李玄伯譯		三一〇
邵 德： <u>知事下鄉</u> 謝冠生譯		三一八
左 拉： <u>失業</u> 劉半農譯		三二五

莫泊桑： <u>牀邊的協定</u>	李青崖譯.....	三三六
王爾德： <u>鴛和薔薇</u>	愈之譯.....	三四九
史蒂文生： <u>自殺俱樂部</u>	豐子愷譯.....	三六〇
曼殊斐爾： <u>巴克媽媽的行狀</u>	徐志摩譯.....	四〇六
滋德曼： <u>歡樂的家庭</u>	愈之譯.....	四一九
亞倫坡： <u>心聲</u>	雁冰譯.....	四二七
蘇特堡： <u>火燒的城</u>	徐調孚譯.....	四三七
伊 格： <u>當沙爾堡回家時</u>	徐調孚譯.....	四四五
菊池寬： <u>無名作家的日記</u>	查士元譯.....	四五四

作者介紹

托爾斯泰——托爾斯泰 (L^{os} N^{ikolae}vich Tolstoy, 1828——1910) 於一八二八年九月九日誕生於俄國塞拉省(Toulia)的亞司那亞波力安娜 (Yasnaya Polyana) 本村。他的家庭是俄國有名的貴族。在彼得大帝 (Peter the Great, 1696——1762) 的時候，大臣彼得·托爾斯泰 (Peter Tolstoy) 以功封伯爵。(這便是托氏襲稱伯爵的由來) 他的曾孫伊利亞 (Iliia) 生子尼古拉司 (Nicholas) 便是他的父親。他的母親瑪麗 (Marie Volkonsky) 是一位王女。

托爾斯泰的幼年教育，是從叔母家的德人教讀，後又進喀桑大學肄業，一八四七年秋復轉入聖彼得堡大學。托氏在少年的時候，隨眾徵逐：觀劇，跳舞，賭博，閑遊，玩妓無所不爲。

托爾斯泰爲避債與旅行，於一八五一年三月到高加索從軍。克里米亞戰爭 (Crimean War, 1854——1856) 以及綏凡斯脫波爾 (Sevastopol) 的守禦，托氏都曾參加。

這位大著作家雖然浪漫，雖然放蕩，可是他的著作也就在那個時候開始。如幼年時代 (Childhood)，地主的甥 (the Mowing of a Landlord)，哥薩克 (Cossacks) 以及綏凡斯多波爾戰爭 (Sevastopol) 都相繼問世，並博得文壇的稱許。

托氏自一八五七年漫遊歐洲各國轉回羅斯那本村以後，即致力於教育，和解放農奴運動。

一八六二年九月托氏與蘇菲亞·柏爾斯女士結婚。他的名著戰爭與和平 (War and Peace) 與安娜·卡列尼娜 (Anna Karenina) 兩書，也就在他結婚後的甜蜜生活中與世人相見。前者，背景的豐富與生動，描寫社會環境的真實，表現男女人物性格的深刻，真可以說是空前的傑作；後者，描寫人生的實際生活，無處不是生動而靈活。

托氏本為一個正教徒，但他到了五十歲的時候，富裕的財產，安樂的家庭，廣大的知識，著作的成功等，却使得他對於人生，對於當時俄國的宗教開始反動。於是，他於懷疑教會所舉行的儀式之餘，窮究聖經，以改良基督教，以昌明原始的基督教為己任。他在他的我的宗教書中，規定了行爲的五大戒律：(1) 勿忿；(2) 勿貪婪；(3) 勿立誓；(4) 勿抗惡；(5) 對於義與不義均以善報之。

托氏對於他的夫人，因思想的不同，時生齟齬，夫婦間的愛情也慢慢地低降下來了。

托氏對於流行的藝術，十分表示不滿。他以為藝術應該是人類傳達情感的一種活動，所以藝術的作，用不在享樂，而自有其人道的意義。這，我們在他的名著藝術論 (What is Art?) 裏就可以看得出來。

在一九〇六年，托氏八十歲的時候，國人都為他舉行盛大的慶祝會，各國人士備致欽仰。但是他精神上的痛苦倒也跟着他的聲望也越弄越深。

一九一〇年十一月，托氏為着精神的痛苦終於拋棄家庭，與他的書記麥克維齊 (Mackovitch) 博士偕行出家。在途中，肺炎宿疾復發，在亞斯塔波佛 (Astarovo) 車站與世長辭。

風雪

俄國托爾斯泰原著
瞿秋白耿濟之同譯

一

晚上七點鐘，我喝完了茶，從站上出來，那個站名已經不記得了，祇記得是在新柴卡司克附近董軍兵地那裏。那時候天色已經發黑，我穿着皮裘，同阿萊司卡坐上雪車。在驛站附近覺得天氣還很溫暖。雖然天上並未下雪，頭上卻也見不到一粒星；一片潔白的雪地鋪在我們前面，天空就比較着顯得又低又黑。

水車正張着他那大輪翼在那裏搖揮着，我們剛從他那黑影底下走過，又穿過一個哥薩克村落。覺得道路比較得要難走了，風兒也開始猛烈的從我左面吹來，把馬的尾巴和鬃毛吹在一邊，又揚起爲馬蹄和撬撐所踐踏的殘雪。車鈴也啞住了，冷氣從袖口直侵到背上，到那時候我纔想起驛吏曾勸我不要走，免得徬徨迷路，挨一夜凍。他這個話實在有點道理。

我就對車夫說道：『我們不要迷路啊。』後來見他不回答，我就索性很明顯的問道：

「車夫，我們走得到驛站麼？我們不會迷路麼？」

他並不回過頭來，就答我道：「這個誰能知道呢！你看，地上堆得這樣厚，一點道路也找不見，真要命啊！」

我又釘下去問道：「你好生說，我們能希望到驛站不能？能到麼？」

車夫說道：「大概可以到；」以下他又說些什麼話，我因為風竟聽不出來。

再回轉去自然是不願意；可是在這種不毛之區，風雪連天底下，活挨一夜凍，也實在有點不高興。並且那個車夫，我雖然在黑暗裏沒有把他看得清楚，可是不知爲甚麼緣故，總有點不喜歡他，不信任他。他盤着腿坐在中間，身材很大，嗓音卻帶着懶氣，帽子不像是車夫戴的——簷之四面，容積很大，並且他趕馬也不是尋常樣式，却用兩手執着韁繩，彷彿坐在車夫位後的僕人一般，而我所以不信任他的重要原因，也許因為他的耳朵用手巾繫着的緣故。總而言之，這個橫在我前面的又粗蠢又僵硬的背實在爲我所不喜歡，決定他一無是處。

阿萊司卡對我說道：「據我意思不如回去；真不高興在這裏挨痛！」

車夫喃喃說道：『真要命啊！雪堆得真厚！一點道路都看不見，眼睛都眯住了。……真要命啊！』

剛走不到一刻鐘，車夫就停住馬，把韁繩授給阿萊司卡，從座兒上跳下來，提着雙大靴，走向雪裏，去尋找道路。

我趕緊問道：『怎麼？你往那裏去？迷路了麼？』可是那個車夫並不回答我；風正吹在他眼睛上，他一面避着臉兒，一面離着雪車往前走。

一會兒他回來了，我便問他道：『唔，怎麼樣？有道路麼？』

他斗然對我說道：『一點也沒有！』他說這話，帶着種不可復耐的神氣，並且異常憂憤，彷彿他迷跡的錯處全在於我似的一會兒他又慢慢的坐在車上，用一雙凍手理那韁繩。

我們又動身了，那時候我又問道：『我們怎麼辦呢？』

『那有什麼辦法！聽着天命走罷！』

我們緩緩的走着，不擇道路，一會兒走在融化到四分之一的雪上，一會兒走在光滑

的雪水上面。雖然天氣很冷，雪落在領上，融得還很快；雪花飛得很起勁，一會兒又降下又硬又乾的雪來。

實在我們竟不知道向那裏走去，因為走了一刻多鐘，還見不出一根記里數的柱子來。我又問車夫道：『你以為我們走得到驛站麼？』

『到什麼地方往回走，那些馬也許可以把它們送到原來的驛站去；如果再往下走……一定更要迷路了。』

我就說道：『那末就折回去罷。真的……』

車夫又追問道：『真的折回去麼？』

『是的，是的，回去罷。』

車夫就放鬆了韁繩。馬兒跑得十分迅速，我雖然覺不出轉變方向，可是風已經變了，而在雪天雪地裏竟能隱隱見出幾座水房。車夫膽子不免又大了，便談起話來。

他說道：『就在這樣雪花裏回到那驛站，在柴堆裏住宿一夜，到明天早晨再走。能夠在柴堆上睡覺，那是很好的了。不然，全身都要凍壞——因為太冷了。凍着一次腿——三

星期內就要爲着這個死去。」

我說道：「但是現在並不冷，風也不大，能夠走麼？」

「暖固然很暖，卻還有風雪。現在回頭走，那就好得多了；可是風雪還下得很密。往前走固然也可以，可是要聽天命了；否則，受着凍，也不是遊戲的事情。以後誰負這個責任呢？」

二

那時候後面忽然發出幾輛馬車上的鈴聲，但見有幾輛車在那裏似飛的趕來。我那車夫說道：「這是「庫里埃」的鈴，在全站上祇有這樣一個。」果然前面那輛車上的鈴聲異常清脆，並且洪大，不住的在風頭裏搖曳着。我以後纔知道這是獵家用的東西：一共有三個鈴兒——一個大的在中間，發出洪聲，兩個小的發出中聲。這兩種聲音湊在一起，在曠僻沍寒的地方響起來，叫人聽着，精神爲之激越。

當三輛車裏前面一輛同我們那輛車並行的時候，我那車夫說道：「走得真快呀！」一會兒他又對後面那個車夫喊道：「道路有麼？能夠走麼？」可是那個人祇朝着自己那

幾匹馬喊着，不去回答他。

當郵車剛經過我們的時候，鈴兒一會兒就漸漸聽不見聲音了。我那車夫也就有點慚愧的意思。他對我說道：「老爺，我們也走罷！人家已經走過，——現在車跡還是新鮮的呢。」

我答應了，我們重又逆風而行，順着深雪向前趕着。我從傍邊看着道路，不使那輛車離開前面幾輛車所遺的痕跡。走了兩俄里路，車跡看得異常顯明，後來祇能隱隱約約的辨會出來；等了一會，簡直分不清楚，是車跡，還是尋常吹透的雪屑。我屢次往下看着雪櫃底下壓着的雪，把眼睛都看鈍了，就向前望去。第三個里柱還能夠看得見，第四個卻已經不能找到了；又像原先一般，一會兒順着風行，一會兒逆着風行，一會兒往左，一會兒往右，以後竟使那個車夫說我們在右邊迷路，我說在左邊，阿萊司卡卻說我們簡直往後走着。我們屢次停着車，車夫也屢次下車來尋找道路；可是終歸於絕望。當時我就自己下車看我所想像的是不是道路；可是我剛千辛萬苦的逆風走上幾步，就相信四面全是一樣的白雪堆，所謂道路也不過在想像裏纔能見出，——再走上幾步，忽然自己那輛雪車也竟

找不到了。我就喊道：『車夫！阿萊司卡！』可是狂風吹來，我覺得我的聲音竟被風從我嘴裏奪去，喊不出來。我跑回到那停車的地方——可是車已經沒有了；向右走去——還是沒有。我不由得發急起來，便大聲又喊了一下『車夫！』其實他正站在我傍邊兩步遠；現在回憶起來，未免有點抱愧。當時就有一個高身材的人，手裏執着鞭子，頭上戴着大帽，忽然出現在我面前。他就引我到雪車傍邊去。

他說道：『幸虧天氣還暖；不然，天一凍——那就倒霉了！……』

當時我就坐上車去，說道：『放着馬，讓他走回去。能夠走得到麼？喂，車夫！』

『大概可以走得。』

他就放鬆轡繩，用鞭子在馬身上打了二下，車兒又轆轤的走了。我們走了半點鐘。忽然在前面又聽見那熟識的鈴聲，並且有兩個鈴；這一次他們是向我們迎面來的。原來還是那三輛車，現在已經把郵件卸下，所以跑回站上去。前頭一輛庫里埃車，用着三匹雄壯的馬，鈴聲鏘鏘的在前面跑着。裏面坐着一個車夫，在那裏大聲的喊着。後面兩輛空車中間，每輛上坐着兩個車夫，互相在那裏很高興的譚話。其中一個人抽着煙，火星在風裏吹

着，照着他臉兒的一部分。

我看着他們，心裏很是慚愧，大概我車夫也受着同樣的感想，因為我們兩人那時候竟異口同聲說道：「跟着他們走罷。」

三

最末那輛車還沒有走過，我那車夫就呆呆的把自己那輛車轉過來，直衝在最末一輛車上。馬兒受了驚，都跳起來，把韁繩掙脫，就往旁邊跳走了。

「這個惡鬼！眼睛不睡着，竟往人家車上撞來。這個死鬼！」——一個身材不高的車夫氣忿忿的說着；他正坐在後邊那輛車上，依着他的嗓音和身段，決定他是個老人；當時他從車上跳下來，一面惡狠狠罵着我的車夫，一面跑去追馬。

但是馬竟追不着。車夫跟着追去，一會兒連馬連人都隱在風雪的白霧裏去。還聽見那人的聲音說道：「瓦西里！快把那隻驢馬帶來；恐怕要捉不住呢。」

那時候一個身材很高的車夫就跳下雪車，默默的把自己那輛車卸下，拉起一匹馬來騎着，踏着雪就跑過去了。

那輛「庫里埃」車依舊搖着鈴兒，向前奔跑着，我們那輛車也就同着別的兩輛車跟在後面。我那車夫這纔高興起來。我就問他是那裏的人，做過什麼事情，後來便知道他是我的同鄉。圖里斯克省瓦村人；他家田地很少，自從霍亂病後，五穀也就停止出產；家裏有兩個弟兄，第三個兄弟出去當兵，麵包在復活節以前就不夠吃了，所以只得借債來度日；他兄弟做家裏主人，因為他已經娶妻，但是他自己卻是個鰥夫；他說，他們那村裏每年出來當車夫的很多；如果他不當車夫，也要到郵政局去，因為不這樣決不能維持他一家的生活；他又說他住在這裏每年有一百二十個盧布進款，其中把一百盧布寄到家裏去，其餘的自己也夠用了。

一會他又自己喃喃說道：「唔，這個車夫罵些什麼？真討厭！難道我故意驚跑他的馬麼？難道我是惡人麼？並且也不必追過去！那些馬自己會來，不然，不把他們凍死了纔怪呢！」

我看見前面放着什麼烏黑的東西，便問道：「那邊黑的是什麼？」

他說道：「那是貨車。多麼可愛的車呀！」說着，已經走到那輛簾子蓋着的大車旁邊，